

福柯异托邦理论视域下的天使岛移民站

——种族空间隔离与华人移民的抗争实践

陈旭海, 郑志恒*

(国防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9)

摘要:19世纪后半叶以来,华人移民为美国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美国国内的排华声浪逐渐高涨。1882年《排华法案》的颁布,不仅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以法律手段限制华人移民,也确立了一系列针对华人的空间隔离与社会控制机制。在这一背景下,天使岛移民站成为华人移民入境美国的重要审查关卡。福柯的异托邦理念为理解天使岛移民站这一特殊空间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作为一个异托邦,天使岛移民站通过物理空间的规训与入境资格的审查,将华人移民建构为“他者”。与此同时,它还承载着复杂的时空属性:既是压迫性的监禁场所,又是华人移民追求美国梦的起点。从异托邦的视角出发研究天使岛移民站,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当代美国华人所面临的种族歧视问题。

关键词:福柯;异托邦;《排华法案》;华人移民;天使岛移民站

doi:10.3969/j.issn.2095-3801.2025.04.002

中图分类号:K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801(2025)04-0010-09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ucault's Heterotopia Theory: Racial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the Resistance Practices of Chinese Immigrants

CHEN Xuhai, ZHENG Zhihe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39, Jiangsu)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However, the internal anti-Chinese sentiment in the U.S. has gradually intensified over time. The enactment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in 1882 not only marked the formal legal

收稿日期:2025-04-06;修回日期:2025-05-23

基金项目:国防科技大学“十四五”规划课程建设项目“英美报刊阅读与评析”(2023—2025)

作者简介:陈旭海,男,福建三明人,硕士在读。

*通信作者:郑志恒,男,江苏南京人,副教授。

restriction of Chinese immigration by the U.S. government but also represented the official establishment of a series of spatial segregation and social control measures targeting Chinese immigrants. Against this backdrop,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became a key checkpoint for Chinese immigrants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Foucault's concept of heterotopia provides a unique analytical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is special space of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As a heterotopia,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disciplined Chinese immigrants through physical space and entry qualification checks, viewing them as "others". At the same time, it embodied complex tempor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it was both a prison that oppressed people and a starting point for Chinese immigrants pursuing the American Dream. Studying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eterotopia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racial discrimination faced by Chinese Americans today.

Keywords: Foucault; heterotopia;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inese immigrants; 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

1882年颁布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首个也是唯一一个由国会通过、专门针对特定族群的种族歧视性法案^[1]。该法案通过后,美国逐步建立起一套系统性的、针对华人移民的种族歧视政策。天使岛移民站的设立是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重要表现之一。华人移民在天使岛移民站中遭遇了不公正的入境审查,拘押条件也非常恶劣。福柯的异托邦理论认为,异托邦既真实存在又与周围的世界存在显著差别。本文以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为视角,研究天使岛移民中存在的异托邦如何影响华人移民。同时,也关注华人移民如何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异托邦,以对抗种族歧视。本研究的结论有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审视当代美国社会华人移民的处境。

一、《排华法案》的肇始

19世纪中叶,中国国内战火频仍、经济困顿,成千上万的华人劳工为谋生计而前往美国。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等西海岸各州的矿业、农业和铁路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铁路建设和金矿开采过程中,华人劳工不仅忍受了艰苦的劳动环境,还贡献了大量的体力与智慧。以加利福尼亚为例,华人劳工曾占据矿工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农业领域,四分

之三的工人也是华人,他们的劳动成果极大地推动了美国西部的工业化进程^[2]。此外,在著名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华工以每日1美元的薪水,负责最危险的爆破任务。华工的聪明与勤奋在1869年4月的一天得到充分的体现,他们完成了一项壮举——单日人工铺设10英里的铁路^[3]。

然而,尽管华人移民为美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他们的付出却未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反而在铁路建设完工后遭遇排斥与边缘化。华工没有出现在铁路竣工的合影中^[4],华人在建设过程中的牺牲也难以考证。仅据估计,约有十万名华工参与了建设,其中至少一万人在此期间丧命^[5]。随着美国社会对华人劳动力的剥削逐步完成,华人移民的社会形象也从“建设者”逐渐转变为“威胁者”。随着经济危机蔓延,白人劳工失业人数激增,华人也因此被视为劳动力市场中的威胁与竞争对手^[6]。

在正式出台《排华法案》之前,美国多地已出现广泛的排华舆论以及针对华人的相关法律。作为拥有华人移民最多的州,加利福尼亚议会较早通过了一系列排华法,比如1850年的《矿工法》、1852年的《保金法》以及1858年的《限制华人和蒙

古人种进一步移民法》。这些法案主要通过征收高额税金和颁布禁令来限制华工入境。这种种族主义倾向也体现在公众意见领袖的公开言论中。美国的劳联主席曾宣称:“美国白种人与亚洲人的种族差异永远不会消失,优等白人必须通过法律排斥低等亚洲人,如属必要,可以诉诸武力。”^[7]

这种排华情绪的蔓延与强化,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在1882年通过了《排华法案》。这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以种族为基础的移民限制法案,还标志着其移民政策从相对开放逐步演变为具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管控体系。法案规定禁止华工入境,并剥夺华人申请归化的权利,旨在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华人群体的生存与发展。1904年、1917年相继出台的修订案,使得这一排华政策长期有效,直至20世纪初成为系统性的种族隔离法律^[8]。《排华法案》的出台并非一时的偶然,而是在长期排华情绪与种族歧视社会背景下的产物,它反映了美国社会面对华人移民时所采取的系统性排斥与隔离政策。比如在加州地区,华人被贬低为“加利福尼亚的蝗虫”^[9],这一污名化的标签被广泛传播,并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层面。

二、福柯异托邦理论与种族空间隔离中的权力话语体系

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理论首次出现在他关于空间的讨论中,并在《另类空间》(Of Other Spaces)一文中得到深入阐述。福柯认为,异托邦是一种虽真实存在,却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的空间,用于安置那些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人群或事件,具有极强的异质性。典型的异托邦包括监狱、精神病院、墓地和移民检查站等,既是现实存在的,也是在权力话语中被塑造成“他者”的居所^[10]。福柯将其类比于镜子:“在此镜面中,我看到了不存在于其中的自我,处在那打开表层的、不真实的虚像空间中;我就在那儿,那儿却又非我之所在,是一种让我看见自己的能力,使我能在自己缺席之处,看见自身。”^[11]异托邦如同镜中世界一样,在真实

世界中被“再现、对立与倒转”^[11]。

福柯进一步归纳了异托邦的六个核心特征:第一,异托邦具有文化多样性:世界不只存在一种文化,在同一社会内,不同文化或社会群体可能并存于一个空间中,但彼此隔离。比如某些特定民族的传统习俗(如走婚现象)。第二,在同一民族内部或不同民族之间,各个时代中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异托邦。因为从另一个社会的视角来看,这些社会的运作方式截然不同。第三,异托邦还有可能是指在一个固定的物理地点上存在相互不相容的时空,这些时空拥有相互区别的社会功能。第四,时间与空间是对称而不可分的要素,存在的异托邦在隔离空间的同时也把时间隔离开来,福柯称其为“异托时”(Heterochronies)。其指在表面上同样真实的时间顺序中,还存在着至少两个相互矛盾的时间。例如,监狱中的人可能会经历漫长的等待,而外界感知到的是时间的正常流逝。第五,各种不同的异托邦自身是一个既开放又封闭的系统,两个异托邦之间既是隔离的又是相互渗透的。第六,异托邦是空间的两极,一方面它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这个最虚幻的空间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这类似于镜子,反映出主流社会如何构建自身的“正常性”以及如何定义“异类”^[12]^[23]。

在福柯的理论框架中,异托邦不仅是一种空间的异化形式,更深层地嵌入话语权力体系之中。他认为,权力并非单纯的压制性力量,而是通过话语的生产,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尤其体现在空间的组织与管理上。空间的划分不仅服务于物理隔离,更反映出深层次的社会控制机制与权力话语关系。在福柯看来,空间的生产与管理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尤其是通过界定“正常”与“异端”、“自己”与“他者”,将特定群体和行为纳入制度化的规训体系^[13]。正如他在《疯癫与文明》中所阐释的,话语被谁掌握,谁就有了说话的权利。疯子之所以被理性驱逐在外,也是因为疯癫权利

的不在场和失声^[14]。异托邦因此成为权力运作的舞台,既是隔离的场所,也是社会秩序再造的关键节点。

在福柯异托邦理论视域下,天使岛移民站通过特定的物理空间设计和严苛的入境资格审查,构建起针对华人移民的种族空间隔离。这种空间隔离中的权力话语体系在移民站内形成了专属于华人移民的异托邦。但华人并未停下脚步,反而在抗争过程中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异托邦。

三、《排华法案》中的异托邦空间实践——以天使岛为例

天使岛(Angel Island),位于旧金山湾,是旧金山湾中最大的一个岛。该岛地处偏远,四周环海,与大陆隔绝。天使岛移民站(Angel Island Immigration Station)是1882年《排华法案》实施后,美国政府设立的主要移民审查站之一。最初,美国用于审查华人移民的设施只是一栋位于旧金山湾、两层楼高的小木屋。由于木屋条件过差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华人移民的需要,美国政府才决定在天使岛上设立移民站^{[15]25}。天使岛与同期的爱丽丝岛(Ellis Island)共同成为美国入境审查体系的两大门户。但是,两者所体现出来的权力话语截然不同。如果说爱丽丝岛移民站体现的是美国依据法律对欧洲移民实施的限制与筛查话语,那么在天使岛移民站中美国则赤裸裸地展现出了对于华人移民的排斥与拒绝。天使岛的华人移民拒绝率约为16.7%,远高于同期爱丽丝岛欧洲移民的拒绝率。爱丽丝岛上的欧洲移民通常仅停留数小时至数天,而天使岛上的华人移民则常被滞留数周、数月,甚至长达数年^{[16]75}。

天使岛移民站不仅是简单的移民审查场所,更是美国对华人移民的系统性排斥和控制机制的空间载体。天使岛作为异托邦空间,与福柯所定义的“异托邦”理论高度契合。福柯认为,异托邦是“被社会定义为他者的空间”,这些空间成为内在统治意识与外在规训技术结合而成的权力载

体^[17]。天使岛正是这样一个空间,虽然它真实存在,但对华人而言,它的存在象征着不平等、压迫与绝望。

(一)存在于天使岛移民站入境程序中的异托邦

天使岛移民站是美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移民控制体系中的关键节点,其入境程序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异托邦空间。

根据福柯的理论,异托邦是现实中真实存在却与主流空间秩序背道而驰的“他者空间”;而海船作为他眼中最具象征性的异托邦,既代表文明想象力,又体现制度流动性与控制性^[18]。当这一视角投射到华人移民历史上时,可以发现连接天使岛的客轮系统已然成为空间治理的技术装置。航行中的客轮通过舱室分层实现了移民群体的生物学上的区分:上层甲板的白人移民通常在船上完成体检后便可直接入境,而底层的亚裔移民则因被视为潜在疾病传播者而需统一押送至天使岛接受进一步检查^{[19]29}。

天使岛检查站通过其入境检疫制度,构建了一个由权力话语主导的异托邦式剧场。尽管白人和华人移民同处一地,所受待遇却截然不同。白人移民仅需站在医生面前接受简单的眼病检查,随后即可离开,华人却必须在极具侮辱性的环境中接受身体检查,甚至包括寄生虫检测和脱衣体检^{[20]21}。此外,天使岛移民站里面的卫生官员深受种族主义的荼毒,认为华人移民更容易患上所谓的“东方疾病”(Oriental Diseases)。这些所谓的“东方疾病”多为当时中国卫生条件欠佳而产生的寄生虫病。此类疾病传染性较低,且大多可通过治疗痊愈。然而,官员们依然将其作为拒绝中国人入境的理由。正如一位华人移民所言:“他们检查你的一切,他们只是想给我们制造麻烦。”^{[16]84}这句话直观地揭示了入境检疫制度背后的敌意。

进入天使岛后,华人还需接受时间冗长、细节苛刻的口头审问,这些审问往往缺乏隐私保障且

以驱逐华人移民为最终目标。所有经过旧金山入境的华人,不论身份如何,都将面对长时间的交叉审讯,任何与移民官员认定的“事实”不符的回答都会导致遣返。宋霭龄在前往佐治亚州卫斯理学院就读时,虽有两名白人传教士作证,仍被拘留两周^[21]。如果申请入境的华人移民有证人担保,审问将主要聚焦于证词细节的核实。例如需陈述家庭历史与亲属关系,有的人甚至被要求绘制家乡地图。女性所面临的审讯更为苛刻,常被要求详细说明婚姻生活的具体细节。如果被怀疑是从事性交易,甚至会被问及其性关系的具体内容。这些问题之私密,即便男性也大多感到羞于启齿。华人移民有时面对的问题纯粹以驱逐为目的。例如审讯者会提问“你们结婚时有多少人到场?”“通往你家阁楼的台阶有多少级?”这些问题即使是最有记忆力的人也难以准确作答^[22]。

入境程序中的异托邦被精心构建,旨在从一开始就将华人移民拒之于美国之外。即使华人移民成功进入天使岛移民站,他们仍需面对来自物理空间层面的权力话语体系,在这个以驱逐华人移民为目的的场所中度日如年。

(二)天使岛移民站的物理空间规训

1. 天使岛移民站的特定选址设计

天使岛移民站的空间布局通过精心的选址与设计,不仅在物理层面限制了移民的活动范围,还能借助空间政治强化对个体的规训机制,从而系统性地实施对华人移民的隔离策略。福柯提出,权力话语通过对空间的巧妙设计、构造与生产,实现对个体的持续监视与潜在改造^[23]。天使岛移民站的选址与构造印证了这一理论:其坐落于旧金山湾的一座孤立岛屿,尽管天气晴朗时可眺望湾区城市景观,但湍急的水流构成天然屏障,将之塑造为封闭的监禁空间系统^{[15]32}。站内的移民可以远眺旧金山湾区城市,仿佛美国近在咫尺,然而现实中他们却被困于这座孤岛之中,这种心理落差进一步强化了华人移民的痛苦和无助,这种地理

隔离为随后的空间规训提供了结构性基础。

2. 天使岛移民站的恶劣生活空间构造

拘留空间的物理特征进一步强化了非人化管控。一张留存至今的天使岛宿舍照片显示,移民被迫生活在类似火车上下铺的空间中,缺乏任何用于存放私人物品的柜子。他们只能在暖气片或床铺之间拉起的晾衣绳上晾晒衣物^{[24]95}。这种垂直堆叠的居住模式与现代货架系统异曲同工,暗示着当局将华人移民贬值为可批量处理的“货物”。一名曾被关押在天使岛的日本移民在《铁丝网后的生活》(*Life Behind Barbed Wire*)中描述:“床铺是三层的,过道上几乎没有足够的行走空间。虽然有大约十扇窗户和一台通风设备,但由于住了140人,空气流通很差。”^[25]这种设计刻意制造监狱化生存环境,通过空间压迫消解移民的人格尊严。

福柯认为,最能体现规训性权力机制的,是边沁设计的全景敞视主义“圆形监狱”,在这一系统中,权力仅凭注视即可实现对囚犯的有效控制^[26]。福柯所提出的“圆形监狱”概念在天使岛移民站得到了具体的空间化演绎。华人移民正是在这样的空间中被持续监视与控制。一些华人移民在回忆中写道:“一旦你被锁住,他们就不再理你。”^{[27]72}“里面有两个浴室,每个浴室里有三到四个隔间。厕所的门底部被切掉了,所以他们可以看到你的脚。”^{[27]73}“最糟糕的部分是厕所。那是一个充满污垢的沟渠,臭气熏天,弥漫整个营房。我们睡在三层帆布床上。毯子粗糙得像是用狼毛编织的。的确,这是一次极其屈辱的监禁。”^{[27]75}恶劣的居住条件导致传染病在华人移民聚居区蔓延。1920年,天使岛移民站爆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一疫情并未发生在已知的流行期。调查显示,天使岛移民站内过于拥挤的宿舍环境以及潮湿、不通风的空气状况,是此次疫情爆发的重要诱因^{[19]37}。

3. 天使岛移民站单调的日常生产空间

天使岛移民站对华人移民的规训控制,除了

在物理空间上加以限制外,还存在于华人移民日常生活的时空规训中。被关押在里面的华人移民每天的作息单调乏味:早晨被起床钟声吵醒,一天三餐,夜晚入睡^{[24]95}。除此之外,这些华人移民与监狱中的囚犯无异,缺乏娱乐活动。“在岛上我们没有太多事情可做……否则,这一天就会很难熬。”^{[27]72}“这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复一日,都是同样的事情。”^{[27]74}即便是吃饭时,饭堂的布局、就餐流程以及食物本身也不断提醒着华人移民——他们是犯人。“楼下的人会认为楼上发生了叛乱。门一打开,那个人就得站到一边,否则会被撞倒。这就像放牛一样。”^{[27]79}“他们把我们带到楼下的一个大饭厅,那里有长桌和长凳,我们像囚犯一样面对面坐着。”^{[27]79}“烹饪技术太差,食物难以下咽。此外,新来的中国人不习惯吃冷藏肉类,许多人选择半饥半饱。”^{[27]80}

这种空间规训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地理隔离制造物理禁闭,建筑结构实施身体管控,日常程序完成精神驯化。美国当局将监狱管理模式移植至移民审查制度,成功构建起针对华人移民的多重压迫体系,使空间本身演变为实施种族歧视的权力工具。

(三) 华人移民抗争创造出的异托邦中的异托邦

福柯的异托邦理论揭示了特定空间承载矛盾时空经验的独特能力,而这一特性在天使岛移民站的历史实践中得到了戏剧性的印证。福柯指出,异托邦是一种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空间,它常常容纳着彼此对立、不相容的时空秩序,并可被直接观察。例如,动物园、戏剧舞台与花园等空间便体现了这种对立共存的特性^{[12]23}。作为20世纪华人移民的核心中转站,天使岛移民站既是被规训的牢笼,又是自由意志的孵化器;既是母国记忆的终点,也是一场美国梦的起点。我们既能从天使岛移民站真实的空间布局与历史遗迹中感受到华人移民当年的苦难,也能从他们刻在墙上的诗歌中读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与对自由的追求。这种双重属性通过

移民群体的文化实践,最终在天使岛移民站的异托邦里面创造出一个对立的异托邦。

在天使岛移民站运行的40年间,总共大约有17.5万人经移民站前往美国^{[20]17}。移民站中的遭遇促使华人移民在拘留所中留下了大量旧体诗文题壁之作。1980年,华人移民后裔麦礼谦、林小琴和杨碧芳三人将这些诗作整理出版,命名为《埃仑诗集》(*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这些由后人发现、镌刻于营房木墙上的数百首诗歌,成为破解空间双重性的关键密码。当时中国积贫积弱,战乱频繁。特别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神州动荡,民不聊生。在当时,美国自然成为中国人寻找财富和梦想的地方。“美洲金银实可爱,锥股求荣动程来。”^{[27]37}“国民不为甘为牛,意至美洲作营谋。”^{[27]41}“凤慕花旗几优哉,即时筹款动程来。”^{[27]41}可以说,相当一部分华人移民是出于对理想的追求,自愿前往美国。然而,他们刚到美国,就进入了天使岛移民站这个被美国社会隔离在外的异托邦。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落差,使被拘禁于天使岛的华人移民倍感压抑,纷纷以诗歌抒发内心的苦闷与不公。“交替两年景,愁煞木楼人。”^{[27]53}“悲苦相连天相遣,愁人独坐倚窗边。”^{[27]53}与此同时,他们也逐渐意识到美国当局对华人移民所施加的系统性歧视,并在诗中表达对所遭不公的愤懑与控诉。“浪大如山频骇客,政苛如虎备尝蛮。”^{[27]43}“美有强权无公理,囹圄吾人也无辜。”^{[27]59}

然而,华人移民并未因此在这个异托邦中沉沦,反而通过集体创作,将个体创伤转化为群体记忆,使逼仄的木屋升华为文化抗争的纪念碑。由此揭示出,移民如何在现实困境中孕育出精神超越的独特机制。他们中有人互相勉励:“此间困处何须怨,自古英雄每厄先。”^{[27]63}“雄鹰亦易训,能屈始能伸。”^{[27]65}“日用所需宜省俭,无为奢侈误青年。”^{[27]67}有的人则反思自己为何会在这个异托邦里遭受权力的压迫,他们认为是家贫与国弱。在

近代语境中,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往往建构于“家国一体”的文化认同之上^[28]。“为乜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27]85}“方今五族为一家,列强未认我中华。”^{[27]87}在此基础上,华人移民从内心激发出朴素的民族意识,并逐步建构出一套属于自身的权力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中华依然被视为天下正主,而美国不过是偏远蛮夷。华人移民们目前所处的情况是由于蛮夷暂时僭越了正主,颠覆了权力结构。一旦中华复兴,他们便立誓为自身苦难遭遇雪耻。“倘若得志成功日,定斩胡人草不留。”^{[27]85}“我国图强无此样,船舶岸边只可登。”^{[27]87}“造多战舰来美境,灭尽白人誓不休。”^{[27]91}“蛟龙失水蝼蚁欺,猛虎遭囚小儿戏。被困安敢与争雄,得势复仇定有期。”^{[27]93}“同胞知机图奋志,誓夺美国报前仇。”^{[27]93}尽管部分诗作中的思想表达略显激进,文笔亦略显粗糙。但考虑到移民所处境遇及文化资源的限制,他们凭借过往有限的文化积淀,便能写出如泣如诉、感人肺腑的诗篇,实属令人动容^[29]。

四、经验与启示

尽管美国政府在一百多年后的2023年对1882年《排华法案》正式道歉并象征性地“翻篇”^[30],但种族空间隔离的结构性机制并未随历史远去,反而以更隐蔽、更复杂的形式延续至今。福柯的异托邦理论不仅揭示了天使岛作为种族隔离空间的规训机制,也为我们理解当代华人乃至其他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所处的新型异托邦境遇,提供了理论视角与启示。

(一)异托邦作为普遍压迫机制的当代表现

当代美国社会虽然在形式上强调平权与多元,但在具体实践中,针对华人及其他移民群体的种族歧视仍以异托邦式的空间形态隐性存在。例如,美墨边境拘留中心^[31]、非裔美国人社区的空间划定等,都体现出美国主流社会对少数族裔的物理或象征性隔离。华人作为其中较为沉默的少数群体,常常被塑造成“技术优越但文化隔阂”的模

范少数族裔,隐藏着某种“服从换容忍”的压抑性质的交换。具体来说,作为所谓的模范少数族裔,华人的受教育水平平均高于白人,理应在职业发展中占据优势,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硅谷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华人高管的比例远低于印度裔^[32]。华人常被刻板印象所束缚,被视为虽具技术专长,却缺乏交际与领导能力。这一持续存在的机制提醒我们,种族空间隔离并非尘封的历史,而是至今仍在运行的社会权力操作模式。

(二)数字社会中的异托邦新空间

在互联网时代,异托邦概念也被延伸至虚拟世界,演化为一种新时代的数字异托邦。新一代美国华人移民多生活于规模较小的城市中。由于人数稀少、影响力有限,他们常被边缘化,成为美国社会的“边缘人”。他们通常依赖微信、小红书等熟悉的中文社交媒体,构建起自有的信息生态。这些平台一方面构成文化自治区,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华人移民对美国社会的适应^[33]。然而,这样带来的后果就是华人的声音得不到美国主流政治的认可。在主流数字平台上,华人声音常被算法压制、标签化过滤,进而陷入人为制造的信息茧房。这不仅阻碍了中国叙事与中国故事的正常传播,也限制了华人的表达空间与社会影响力^[34]。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空间虽无墙可见,却依然围绕“谁说话、如何说、说给谁听”划定了复杂的异托邦疆域。例如,美国联邦政府对华人所使用中国应用(比如微信)的审查^[35]、对中资科技企业的封禁等,也反映出异托邦的边界划定不再仅依赖地理距离,而是转向平台控制与信息权限。

(三)从抗争到重构:空间正义与公共记忆

正如历史上天使岛异托邦中的刻诗抗争,当代华人亦在通过文化、法律与社会实践持续推动空间正义的重构。在天使岛被改建为纪念博物馆的过程中,华人群体不再只是被动的历史受害者,而是主动的叙事主导者。在加州华裔议员丁右立

等华人移民后裔及美国支持者的推动下,加州政府拨款修复天使岛移民站,避免其遭遗弃^[36]。这一博物馆化的空间转化,不仅承载了华人移民历史创伤,也象征着当代华人对空间权力再分配的主动介入。近年来,美国社会出现多场亚裔维权运动,如著名的“Stop Asian Hate”及其背后的非营利组织“Stop AAPI Hate”^[37],这些行动构成了对异托邦的实质性反制。这也印证了福柯所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26]86}正是在这些反抗中,昔日天使岛移民站所体现的种族隔离的异托邦,已被转化为呼吁种族平等的公共记忆场所,正义在空间层面得到体现。

(四)中美博弈背景下的身份异托邦

随着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日趋紧张,海外华人再次被纳入一种身份异托邦的生产体系之中。在美国政治语境下,即便是土生土长的华裔,也常常遭遇“你从哪儿来”的身份质疑。新冠疫情之后,中美关系陷入低谷,美国国内出现了大量针对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的污名化现象,华人移民所面临的语言暴力、街头冲突,甚至人身安全威胁,正日益加剧^[38]。2024年上映的美国影片《美国内战》,呈现了一幕震撼画面:一名具有亚洲特征的人被士兵抓住。士兵用枪指着他问他是哪里人,他说自己来自香港时,美国大兵只是轻飘飘地来了一句“中国人”,然后一枪结束了他的生命。虚构的电影情节背后,所呈现的赤裸裸的身份歧视令人不寒而栗。这种种族、国族与地缘政治的三重交织,构成了一个无形却真实存在的身份隔离机制。在学术界等核心领域,特朗普政府发起的“中国行动计划”,实质上通过国家安全话语体系边缘化了华人知识分子群体,使其在制度层面被排斥于主流科研生态之外^[39]。这一现实也恰恰体现了福柯所指出的异托邦的批判性功能^[40]: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合法性与实践性,在当前中美战略对抗的时代背景下,正

面临持续的消解与质疑。

天使岛移民站并非逝去的幽灵,而是仍以不同形式回响于当下的社会空间现实。从天使岛的空间压迫与文化抗争,到今日的数字围墙与身份困境,华人移民群体始终在福柯所描绘的异托邦中艰难前行。然而,正如刻在木墙上的诗句所呈现的那样,异托邦之中亦孕育着抗争的可能、记忆的力量与希望的火种。面对全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华人移民需要以历史为鉴,洞察制度性种族构造的深层逻辑,并在制度空间、信息空间与文化空间中持续争取话语主导权与空间正义。

参考文献:

- [1]伍媛媛.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J].中国档案,2014(4):82.
- [2]梁碧莹.美国与中国的“苦力”贸易:兼论十九世纪中国旅美“苦力”华工[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73.
- [3]生键红.美国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中的华工[M].上海:中西书局,2015:135.
- [4]唐书哲.华工修建太平洋铁路的历史事实与文学再现[J].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4):3.
- [5]王寅.19世纪下半叶华工对美国铁路建设的贡献[J].历史教学问题,1999(4):12.
- [6]CALAVITA K.The paradoxes of race, class, identity, and “passing”: Enforcing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s, 1882—1910[J].Law & social inquiry,2000,25(1):4.
- [7]杨晓燕.《排华法案》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美关系[J].丽水学院学报,2022,44(1):36.
- [8]KIL S H.Fearing yellow, imagining white: Media analysis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J].Social identities,2012,18(6):663.
- [9]孙江.“黄祸论”:一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修辞[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1(2):12.
- [10]吴娱玉.作为异托邦的语言:福柯论话语体系与文学语言的辩证张力[J].中国文艺评论,2023(11):34.
- [11]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都市与文化[M].

-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2.
- [12]尚杰.空间的哲学:福柯的“异托邦”概念[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6(3).
- [13]王冬梅.福柯的权利话语与后殖民主义[J].铜仁学院学报,2008,2(1):8.
- [14]古廷.牛津通识读本:福柯[M].王育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32.
- [15]刘凌尘.中国移民到美国遭遇的一幕:旧金山天使岛移民局[D].北京:清华大学,2004.
- [16]LEE E. At America's gates: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0.
- [17]高燕.论福柯的空间思维及其美学意义[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6(4):130.
- [18]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 (1967), Heterotopias [EB/OL]. (2019-11-01)[2025-02-24]. <https://foucault.info/documents/heterotopia/foucault.heteroTopia.en/>.
- [19]吴丹妮.“逃离”天使岛:天使岛移民拘留与华人应对(1910—1940)[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2.
- [20]赵义娟.美国移民史上难堪的一页:中国移民与旧金山天使岛移民拘留所[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2.
- [21]DANIELS R. No lamps were lit for them: Angel island 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Asian American immigration [J].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997, 17(1):8.
- [22]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枕底无花梦不香:天使岛中国移民的诗歌与历史[M].宋立宇,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20.
- [23]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福柯“空间规训思想”的当代阐释[J].国际新闻界,2014,36(5):51.
- [24]LEE E, YUNG J. Angel island: Immigrant gateway to America[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95.
- [25]SOGA Y. Life behind barbed wire: The World War II internment memoirs of a Hawai'i Issei [M].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8:68.
- [26]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4):89.
- [27]LAI H M, LIM G, YUNG J.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1910—1940[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7.
- [28]易淑琼.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34(10):42.
- [29]张子清.历史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跨文化审视:华裔美国诗歌的先声:在美国最早的华文诗歌[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5):19.
- [30]废除排华法案80周年拜登发文告华人领袖:具有历史性意义[EB/OL]. (2023-12-19)[2025-03-24]. <http://usa.people.com.cn/n1/2023/1219/c241376-40141978.html>.
- [31]央视新闻.直击美移民拘留设施 被拘人数高达自身负荷16倍[EB/OL]. (2021-03-31)[2025-05-15]. <https://m.news.cctv.com/2021/03/31/ARTIYd5wzvWZ5yjG3vF-WVRuv210331.shtml>.
- [32]姬虹.海外华人面临的这些困境:美国社会种族主义与排华主义透视[J].人民论坛,2020(17):107.
- [33]肖荣春.微信群的“社会互助”与“故事讲述”:一项基于美国华人社区微信群的探索性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1):80.
- [34]匡文波,秦瀚杰.算法:我国国际传播的助力器[J].对外传播,2022(10):14.
- [35]张焕萍.社交媒体对少数族裔政治参与的影响:以微信对美国华人的政治参与为例[J].青海民族研究,2023,34(1):14.
- [36]中国侨网.加州政府资助天使岛拘留所见证中国移民艰辛岁月[EB/OL]. (2016-11-01)[2025-05-15]. <https://www.chinaqw.com/hqhr/2016/11-01/110577.shtml>.
- [37]Stop AAPI Hate. Homepage [EB/OL]. [2025-05-15]. <https://stopaapihate.org>.
- [38]陈勇.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近年的排华种族主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6(4):147.
- [39]万晓宏,林岳明.美国“中国行动计划”的演进和后果评析[J].当代美国评论,2024,8(1):25.
- [40]布洛萨,汤明洁.福柯的异托邦哲学及其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1(5):161.